

特56

151

館書圖京東

一 〇	五 九	七	經 香	漢 書 門
冊	號	架	函	類

音註 龍頭

孟子

後藤點

一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

騶人也

亦騶

作鄒本
邾國也

受業于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

云孟子親受業於
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
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
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

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二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
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

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

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

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

作孟子七篇趙氏曰九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

軻所言焉耳思接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

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踏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

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

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

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

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比其學也○

又曰湯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救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當推尊孟

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

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

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

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

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

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

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

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其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魚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

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

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

所謂利。蓋富國。疆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

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效此。王曰。何以利

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

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乘去聲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

先利不奪不廢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之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木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天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

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

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而民觀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

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篇經量度也靈臺又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

反於豔

樂音洛篇內同

應音憂

鶴詩作鷓鴣角

反於音鳥

害音昌
喪去聲
女音汝

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澤潤肥澤貌。鶴鷓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

能獨樂哉。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言。商書篇名。時是也。曰。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日止。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

不能保其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

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

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

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

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

好去聲
填音田

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

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

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

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

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

為盡心焉。則未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

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

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

之始也。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

勝音升
數音促
罟音古
洿音烏

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

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衣去聲
許六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反數去
聲王去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

聲凡有
天下者

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

人稱之
曰王則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平聲據
其身臨

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

天下而
言曰王

者。未之有也。

則去聲
後皆倣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

此

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孝平表
反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

反刺七亦

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

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以是知及之殺人而不知操又者之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

反 槌徒頂

殺人以槌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也 槌杖以

惡之之

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

惡去聲

食人也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獸相食且人惡之為

惡在之

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

惡平聲

父母也君者民之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備音男

為其象人而用之也知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

為去聲

也備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

中古易之以備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以久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

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

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

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梁惠王曰

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

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

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魏本

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

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

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

王多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

稅歛浚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

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矣省刑罰薄稅歛此二者仁政之本目也易治也耨

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

反 省所槌

飲易皆

去聲轉

奴豆反

長上聲

喪去聲

比必二

反 酒與

洗同

長上聲

反 省所槌

飲易皆

去聲轉

養去聲

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謂敵國也。

夫音扶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故曰：仁者無敵。

孟子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

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代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出

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能一之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

能一之也。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

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

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

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引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己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余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

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巳，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諸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夫音扶

濔音勃

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效此

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魚以則王乎。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

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

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鍾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魚罪而就死地，對曰：

然則廢饗，曷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

胡斲，齊臣也。饗，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罌，却也。觳，觳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

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舍音核 上聲

觳音斛 觳音速 與平聲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

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

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

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

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

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

姓之謂我愛也。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

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

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惡平聲

遠去聲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

說音悅

姓之曰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饗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

寸七本反雙待

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

洛反夫我之

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感感焉此心之

夫音扶

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詩小雅巧言之篇威威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

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

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

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

與平聲

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

為不之為去聲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

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

也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

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

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

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

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

語去聲

為長之為去聲

長上聲折之舌反

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

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

何與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

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

重然後知長短物比量心為其主請度之稱

與平聲

度之之

度待洛

反

鍾也度太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

與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入心之所快有其於殺散餓之牛者故指以問王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

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

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

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

與平聲

與平聲

為肥抑

為豈為

不為之

為皆去

聲

使令皆

平聲

哉曰否言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

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便譬近羽變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

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

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

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

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

亦反其本矣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

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

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行化貝曰商居貨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

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

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

同朝音潮賈音古

同惛與昏恒胡登反

同辟與僻

朝音潮

同朝音

甚與聞

與之與

平聲

朝音潮

同朝音

同朝音

同朝音

同朝音

焉於虞

反許六
反下同

治平聲
凡治字
為理物
之義者
平聲為
已理之
義者去
聲後皆
做此

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

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

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

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

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

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

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音見前
章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

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言制民之產

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言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 六章

見於之 見音現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下見於 同語去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

聲下同 好去聲

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

篇內並 同

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

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

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

聞與之 與平聲

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

樂樂下 字音洛

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孰樂亦 音洛 爲去聲

曰不若與衆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 臣請爲王言樂

此以下皆孟 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感子六 反頰音

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

過天音 扶同樂

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洛 之樂音

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

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

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

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與比百

額也人憂戚則感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 民同樂請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

病與之
與平聲
同樂之
樂音洛

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公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樂好

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心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揚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咸英韶漢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圍者蓋其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

圍音又

傳直戀

反

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騁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

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芻音初
堯音饒

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草也堯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阱才性
反

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齊

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

獨音重
獨音重
句音鉤

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守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不取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

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

下畏天者保其國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太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句口

偏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

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

勇言以好勇故不能專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

視曰彼惡敢賞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王請大之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卑氣所為太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

樂音洛

天撫之
夫音扶
惡平聲

同衡與橫

其旅以退徂苴以篤周祐以對于天下此大王

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不雅皇矣篇赫赫也遇詩作按止也且往也苦詩作旅徂苦謂聖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太勇也書曰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

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

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

也木勇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

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

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太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太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樂音洛下同

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上矣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

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

於轉附朝侮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

晏子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

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

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

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

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

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

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

飢者弗食勞者弗息明明胥譴民乃作厲方命

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今謂是為時也師衆也二千五

百五

孟子卷一

朝音漸放上聲

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舒救反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侮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省悉井反

今謂是為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

古縣反

今謂是為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

厭平聲

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

謂之亡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

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

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好君也戒生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又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芻蕘富人哀此榮獨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又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芻蕘富人哀此榮獨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厭平聲

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

謂之亡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

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

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好君也戒生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又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芻蕘富人哀此榮獨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又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芻蕘富人哀此榮獨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厭平聲

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

謂之亡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

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

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

好君也戒生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又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芻蕘富人哀此榮獨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又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芻蕘富人哀此榮獨

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

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挈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豬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怒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舒可也勞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

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

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

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

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囊積也餼

餼音侯 囊音托 戰詩作 輯音集

乾糧也無底曰囊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楊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

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三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

因音泰

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詩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彼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男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己者衆人之所以滅

友必二

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若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孟子謂齊宣王曰

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

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託寄也

也棄絕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師

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一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揮自責耻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

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

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

舍上聲

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意以為此亡去者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曰國君進賢

如不得已將使卑賤尊疏險戚可不慎與如不得已言謹

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

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

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不才之實然後從而

去上聲

與平聲

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

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

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入君之所得私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

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

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故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

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彙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

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惡齊王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

勝平聲

夫音扶

舍上聲

女音汝

下同

鑑音濫

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

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

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

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

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

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

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

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

亂齊因伐之燕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

棄去聲 下同

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

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見

序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

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

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發天下有其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

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

簞音丹 食音嗣

得而止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澆如火益

熱亦運而已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

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

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

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

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

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美為

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

耕者不墾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

志在救民不為暴也美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

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

五稽 反

胡禮 反

反(累)力追

同(規)五

稽反

反(胡)弄

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

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疆也

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及其旄倪止其重器

謀於燕聚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

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

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

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

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

之成之出乎爾者及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

反之也君無尤焉

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而民亦愛之矣

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

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穆公不能及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

國力追

同(規)五

稽反

天音扶

幾上聲

下同

勝平聲
長上聲

問去聲

國也。問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勝國名

孟子對曰。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

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

也。

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守死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

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屠焉。非擇

而取之。不得已也。

邠地名。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

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履為善而已矣。

天音扶 疆上聲

同 邠與豳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以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入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微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厲其耆老。

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

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謂皮也。

備音燭

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或曰

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

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君請擇於斯

二者能如木主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

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木主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犬王之

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

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

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

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

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

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

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

入見之
見音現

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輿君車也

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

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

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

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

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

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

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樂克

為去聲

汨怒百

反尼女乙

反馬於虔

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入所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中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